

宣統新疆圖志

新疆圖志卷九

國界五

六月李源鈞查獲莎車葉城各屬東南邊界圖說

勘界公牘六月十七日李源鈞稟稱蒙飭自莎車葉城縣正南勘起由南迤至西北一帶塔墩巴什遵卽入山由葉城縣東南歷入沙拉桑株各達坂重巒疊嶂形勢險危查係由素蓋提東山出脈直行西北則可卡提英艾爾帶克沙的八札塔拉諸達坂爲莎車葉城南障由可卡提分枝迤北而東則入沙拉接連桑株爲葉城東南障皆屬昆侖之支節阿巴伯克里爲兩達坂總徑截要以東則賽圖拉迤南爲哈里渠坤柴草茂盛可屯千軍南踰可卡提達坂出山口卽澤普勒善河上源計程約二百里由該山口順河而西直趨八札塔拉卡查該卡祇可扼坎巨提由星峽紅孜納普各達坂來路入葉城各道而卡拉胡魯木由退擺特之來路與素蓋提八札塔拉徑歧路遠勢難兼顧若

在可卡提山口駐兵扼守不獨與素蓋提賽圖拉聲勢聯絡卽與八札塔拉卡一氣貫注其中數百里柴草蕃茂可資軍用仍以東三十里素蓋提卡東南分兩道南踰達坂直趨卡拉胡魯木達坂迤東四百一十里以達阿吉闌干有通和闌干之道迤東諸山皆爲呢蟠依山係和闌南障接連普下大山又屬和闌西障亦皆昆侖之支節也再由阿吉闌干上山坡西南行過土達坂有通于闐干之道按照洪圖窮諮博訪多不知有通藏之道僅有一二知者亦屬傳聞詢之盡屬沙磧又無水草瘴風最烈人馬難行其經過塔勒塔得克奇克庫里一帶無高山水無分合除戈壁以外皆平坦山路東望約二三百里無山間隔西顧數十里始有山峯仍南超過土達坂上平下陡百餘里至昌器利滿達坂獨起高峯天然劈劃迤南分幹挺拔尖峭聳嶂西行爲退擺特隆角爾賽賽爾一帶冰山接連西北雪峯約二三百里則爲卡拉胡魯木達坂皆與退擺特接壤又西北則有星峽紅

孜納普明鐵蓋克里克皆通坎巨提阿格吉勒通瓦罕鐵克里
滿蘇丕一克通阿克阿蘇克塔什所歷諸達坂皆上平下陡山
連水斷管係葱嶺正幹其順澤普勒善河至爾勒格蘇亦屬隘
處迤西和家克巴依係通坎巨提瓦罕諸道總要迤北一百九
十里卽色勒庫爾舊城也謹將履勘各邊界山川形勢道里遠
近水草有無要隘處所詳列如左

一由葉城縣向東南行一百里至波內莊卽洪岡博喇六十里
至克里陽卡轉向東行六十里至和什拉莊卽洪岡呼什塔克
又一百里至桑株莊仍向東行六十里至黑子爾校園干一帶
樹多草少轉向西南行七十里至麻札薪足草缺又四十里至
邱邱土達坂四山草蕃茂七十里至坦卡春冬水小由桑株百
餘里順河而上夏秋則常繞邱邱達坂承平時山麓砌有石牆
一道直至河邊約長二十餘丈現在牆已坍塌房屋無存出卡
渡河五六里許有房屋十一間荒地數畝見無人烟轉向東南

行六十里至渠滾四圍山皆青草有布回十餘戶居此牧放向西南行五十里至桑株達坂丁癸騎崙辛乙過徑山峯極其陡峭居然天險儼一夫當關眞萬人莫敵東流轉向北流之水繞桑株莊出木吉伏戈壁向南行一百里至亥尼牙子尙有舊堡基址柴足草無多哈拉哈什河源之水由此向東北流繞杜哇山溝出和闐又行二十餘里至阿巴伯克里薪足草缺與入沙拉達坂道會山麓有大石承平時曾於此處設防石上尙有廢房基址後安夷亦曾增修牆圍此地實爲邊境之要隘也

一由克里陽卡向南行九十里至阿克壽草盛薪缺有敖罕種民數戶居此尙有七十餘戶於各山溝牧放向東南行九十里至拉木攏薪足草無多向南行一百里至渠坤左右兩山上下二三十里皆青色有野葱轉向西南行六十里至八沙拉達坂壬丙騎崙甲庚過徑極其峻峭儼入雲天時寒時熱乍雨乍晴積雪卽盛夏不消瘴霧時作每年至六月內起至九月內止人

馬可行餘月皆爲雪阻山梁尙屬平坦查該達坂東流轉北流之水繞克里陽卡出咽喉伏戈壁向東南行九十里至鐵克迷列克柴草俱缺又九十里至波斯坦柴草俱有又五十里至阿巴伯克里與桑株道會向南行十二里至托古爾蘇由英艾達坂以東諸山之水出此向東南行三十里至賽圖拉洪圖沙昔都拉又名叶的拉未經平定之先商賈往來多被坎部人劫掠卽土著布回亦受其害或聞於英後英於河灘中就我舊堡加修週圍二十二丈有奇南北方寬五丈東西方寬六丈有奇堡身高九尺厚約四尺垛口高三尺厚約七寸房屋十一間馬棚二箇向東南進山口爲哈里渠埭柴草均乏 戊能供數營旅之需百餘里踰可卡提達坂出山口沙梁橫亙有石砌舊房基十數礮臺一座若仍設兵防守卽與素蓋提一帶防兵聲勢聯絡可扼退擺特入卡拉胡魯木昌器利滿之兩道矣向東行三十里至素蓋提卡洪圖蘇哲特薪足草缺光緒十五年經莎車

州藩署牧葉城縣黃署令稟請設卡於此查卡堡週圍十五丈高一丈二尺五寸而寬三尺垛口九十四箇內房屋十三間馬棚一箇因英人修我舊堡於賽圖拉我是以在此設卡亦以布回游牧往來適中之地以固邊圉不爲無見若按山勢而論究非要隘其間山麓皆亂石戈壁每日午後瘴風四起塵沙蔽天無甚生趣

一由素蓋提向東行七十里至古魯巴霞麻札洪圖古里巴什木草盛薪足又行九十里至康挖克又名坡塔什洪圖佛塔什柴草俱蕃茂又行八十里至康西伯柴草亦極蕃盛又行八十里至松角爾洪圖素喇柴草俱足南山麓有鉛礦向東南行八十里至阿不多闌干柴草更蕃茂地多鹺又五十里至色勒格蘇柴草亦足諸南山中北流黃泥水隆冬不竭卽哈拉哈什河源也仍東行二十餘里往東北行有通和闌之道仍向東南行十餘里至阿吉闌干柴草無多有三大石倚石砌有圍牆數箇

以東石山中之清水由此伏流至色勒格蘇水會亦哈拉哈什
河源也向正南上山坡平坦山路過小土達坂據詢土人云向
東北行有通于閩之道計八十里至布拉可巴什柴草俱無有
數泉流入小冰海泉邊青草無多向西南行八十里至克子布
拉可山麓皆紅土柴草俱缺有數小海水碧色味鹹結又行一
百一十里平坦鹹戈壁至塔勒塔得柴草俱缺又行七十里平
坦山路至克奇克庫里亦有數泉流十餘起伏於地泉邊青草
難供一騎所飼仍向西南四十里平坦山路轉向正南六十里
土戈壁一帶風仍烈有水處早晚皆結冰六月披裘儼如冬今
疑爲崑岡絕頂也過小土達坂二十餘里仍土戈壁沿途柴草
俱無昌器利滿達坂諸山中之水由此繞向東流從此則漸有
高峯矣順山溝向東南行三十餘里轉正南折西南六十餘里
至昌器利滿達坂通退擺特柴草全無用羅經測準子午騎崙
卯酉過徑比用木板鐫數語云查昌器利滿達坂卯酉向水分

東西流東流屬中西流屬外從騎崙分界中外分明誠天然界限也書此爲記離山梁路南約二十步埋藏石塊內該達坂及諸峯巒多積雪雖盛暑不消

一由康挖克南趨二十餘里轉東南一百里至屈可吉勒干又轉西南行一百二十里至哈拉塔哈一帶柴草俱缺水無多五十里至達爾烏孜與素蓋提道會

一由素蓋提向南行進山口八十里過達坂五十里至奇博里洪圖池布利柴草均缺又六十里至明立克下七十里至達爾烏孜與康挖克道會又五十里至黑子里塔哈轉向西南行四十里至八浪沙洪圖布朗薩沿途柴草全無又行五十餘里至卡拉胡魯木達坂洪圖喀喇闊魯木嶺通退擺特西北流之水卽澤普勒善河源也詢有鐵鑄界牌埋藏此地因雪深未便啟視離界牌內約三里許有石砌三角墩一座每方七尺高三尺暨石碑於墩上書有洋文字跡照鈔呈覽

一由達爾烏孜向西北行三十五里至阿哈塔洪圖阿克塔克向西行一百三十里至哈布隴薪足草缺向西北行九十里至可卡提達坂山口通賽圖拉又十里至黑黑子將桿柴足草缺五十里至色色可柴草俱足四十里至托和奈克過英艾達坂通庫車雅之道又八十里至爾帶克沙的通怕合浦之道又四十里至八札塔拉通喬堡之道此三道皆入葉城正南西南諸境也一帶柴草均足經葉城魏前署令稟請築堡設卡於此可扼坎巨提後部由星峽達坂各道入葉城矣九十里至蘇合外提與星峽阿格嘴會九十里至陂里勒克一帶草盛薪足九十里寵托和一週圍十餘里草木蕃茂

一由寵托和一向南西行一百二十里至色勒苦木什布拉克通它斯曼薪足草有轉向東南行九十里至星峽阿格嘴柴草均足向南行五十里至星峽可倫坎巨提尾卡設駐於此卡外深溝一道約計深有十數丈寬五六丈曲折而下盤旋而上極

其險要若以直進彼卡則萬夫無能措手矣卡門關閉見在無人防守翻越卡牆卽將卡門拆毀卡牆毀斷數丈由此轉向西南行約六七十里至星峽達坂通坎巨提後部該達坂東流轉北流之水與阿格里西北流水會於星峽阿格嘴入澤普勒善河

一由星峽阿格嘴向東北行一百二十里至和勒格蘇柴水足草無一百二十里過阿格里達坂柴草水俱有一百二十里與蘇合外提會

一由色勒苦木什向西北行一百里至鐵克里克又九十里至阿布朗達坂八十里與它斯曼會

一由龍托和一向西北行三十餘里轉向北行二十餘里至色勒克托和那克二十里至色勒苦木石樹木叢雜蘆草蕃茂又三十里至爾勒格蘇阿格嘴薪足草無多若如此處設一卡倫可扼由星峽紅孜納普爾勒格蘇順澤普勒善河直入莎車英

吉沙爾腹地矣轉向西行五十里至鐵克托和迨柴草俱足又六十里至塔拉特可隆草木蕃茂一帶無人遊牧轉向西北行八十里至爾勒格蘇達坂向西南行八十里至它斯曼有塔奇克遊牧數戶一百二十里至乙壘沿河一帶草足薪缺轉向西南行六十里至紅孜納普達坂通坎巨提

一由它斯曼向北行一百四十里至和家克巴依卡柴草俱足此處係塔墩巴什紅孜納普爾勒格蘇三道總要之地似宜加兵扼守以重邊圉查塔墩巴什一帶之水與紅孜納普之水由此合流繞塔什霍爾罕之北四十里會塔哈爾滿水東行二百餘里入澤普勒善河

一由和家克巴依卡向西南進山口一帶爲塔墩巴什洪圖塔克墩巴什布回二十五戶遊牧其間沿河草極盛薪無多六十里至坯一克山口轉向西北行八十里至坯一克達坂通阿克蘇阿克塔什一帶

一由坯一克山口仍向西行七十里至明鐵蓋阿格嘴向正南行一百里過明鐵蓋達坂通坎巨提

一由明鐵蓋阿格嘴向西行五十里轉向西北行六十里至帖克里滿蘇達坂尙有分岔一道曰密滿約路通阿克蘇阿克塔什一帶

一由明鐵蓋阿格嘴向西行七十里轉向正南進山口至克里克達坂通坎巨提仍折回向西行二十里至可可特勒可阿格嘴轉向西南行六十里至阿格吉勒達坂山梁稍東一海子通瓦罕

一由和家克巴依卡向北行一百九十里至色勒庫爾城洪圖薩雷闊勒又名塔什霍爾罕洪圖塔什庫爾干草足薪無多詢諸土人云南自紅孜納普西南自塔墩巴什北自塔哈爾滿山東之麻里陽同莊一帶總名曰賽里河屬塔奇克部落歸莎車州轄共有六百餘戶附城上下數十里有百餘戶略有莊稼概

居石修矮房其餘散居各處儀裝與纏布回相同惟言語不合又八十里至塔哈爾滿有布回一百二十餘戶皆插帳遊牧其間轉向東北行一百里至奇恰克卡向東行二十里轉向北行四十餘里至白芎瓦特亦名托里布倫向東北行二十餘里過土達坂其里拱拜詢土人由此向東行至恰爾倫過一達坂通莎車柴草俱足仍向東北行二十餘里過達坂至坎庫里向北行十餘里轉向東行七十餘里至寵博思以上皆布魯特牧場向東北行八十里至倚蓋子牙卡由塔哈爾滿一帶至此柴草俱足向北行八十里至英吉沙爾

李源鈞議中外界限並地名異同上總理衙門

勘界公牘奉到出使俄國許大臣刊印帕米爾全圖並圖例西人遊歷記一本當遵較對現勘地圖雖名稱互異而山川形勢均屬不謀而合惟將來分界界綫似應在昌器利滿卡拉胡魯木星峽紅攷納普明鐵蓋克里克阿格吉勒各達坂最高頂上

以固邊圉而斷葛藤蓋各達坂均係葱嶺正幹水分南北山行東西固南疆屏障而亦莎車和闐之第一門戶以山梁定界則昆侖葱嶺中外各得其平真天然界限也若照石印各圖界綫以葉爾羌河爲界則昆侖葱嶺皆屬他人毗連旣無險阻且夷情叵測勢必將河南一帶地方遷所屬居民休息生養恐枝節叢生而我附近邊氓亦難安業卽東南西南沿邊一帶條條是道防不勝防矣謹將許圖西人游記自葉城縣至塔敦巴什沿邊一帶山水形勢地名逐一比較查葉城縣東南至克里陽卡卽奇靈卡正南至八沙拉達坂卽奇靈達坂偏東至賽圖拉卽沙昔都拉再東素蓋提卽蘇格特又東由阿吉闌干上山坡有礧戈壁數小海與俄人康穆才甫斯基游記所云陟一高平地砂磧含礧上有數湖適合迤南至昌器利滿達坂與退擺特接壤獨起高峰天然劈劃順山嶺迤西北則卡拉胡魯木達坂卽喀喇闊隆者屬新疆通退擺特第一層門戶也迤北八浪沙卽

布朗薩再北達爾烏孜卽瓦哈布治勒曼又北奇博里卽池布
拉迤西阿哈塔卽阿克塔克順澤普勒善河而下哈撲攏卽庫
費朗爾帶克沙的卽奇拉克沙特向南蘇合外提卽蘇拉括特
越阿格里山口卽阿奇爾向西星峽阿格嘴卽蘇格穆準噶爾
轉南至坎巨提尾卡卽楊哈思班遊記所云河口一堡西南星
峽達坂卽土穆沙洛又楊哈思班所云通乾竺特間道是也查
許圖逾穆斯塔格有路綫通巴勒提一道又查楊哈思班遊記
所載聞此一帶向多居民凡貿易人欲南逾穆斯塔格而通巴
勒提者多出於此又楊哈思班云二十三日南行意欲得穆斯
塔格可通乾竺特間道究竟親歷與否不得而知穆斯塔格本
冰嶺通稱而至坎巨提山口標識有名曰土穆沙洛至巴勒提
山口未曾標識穆斯塔格是否一處無從窮究前在山中時聞
葉城與退擺特商人向由卡拉胡魯木達坂往來嗣因坎部肆
擾改道昌器利滿直入于和後承平仍歸舊路並未據嚮道聲

稱有道通巴勒提者是楊哈思班所云亦未盡足爲定憑也迤
西北阿布朗卽烏帕朗又北龍托和一卽宗章憂爾兩河合流
處龍托和一者布回草木蕃茂之謂宗章憂爾者西人草地崇
大之稱名雖殊實係一義再西北爾勒格蘇達坂卽伊蘇里山
口又西北則和家克巴依卡卽伊烏札拜庫爾干其南則紅孜
納普卽渾楚鄂帕極西則阿格吉勒達坂卽瓦呼羅特順山嶺
迤東克里克再東則明鐵蓋達坂卽明塔夏又查圖叙例所云
自瓦呼羅特山口以東爲一水渾楚鄂帕山口以北爲一水二
水會合於伊烏札拜庫爾干亦與我圖相合以上各地段山水
形勢再三比較均無不符惟地名不合則又無俟考詳圖叙例
所云凡回族游牧之所崎零散處未必盡有地名且一地所在
易歲易人名亦隨易自各國遊歷頻仍或出己意命以新名或
詢土著譯以西語往往同地異名諸圖不能悉合誠確論也

莎車州知州潘震上東南分界議

勘界公牘潘震稟稱英人在賽圖拉修堡係因該處布回屢爲
坎巨提出掠適楊哈思班經過其處藉此籠絡布回出資令布
回就舊有堡基重加修葺名爲保護行人迨光緒十六年秋素
蓋提委員設卡時楊哈思班復遊歷到莎見我經營其地出圖
詢問中國界址是否卽在克里陽卡答以分界尙在卡拉胡魯
木達坂迨後楊哈思班往來喀葉年餘之久從未提賽圖拉修
堡一字總署言英人在沙昔都拉曾建礮臺因中國認爲界內
當卽撤去等語蓋卽此事而以撤去之言遮飾從前令布回修
堡之誤也惟英人旣已明言商辦該處地界關係甚大不能不
慎重以圖查卡拉胡魯木達坂以南一統輿圖載爲退擺特界
會典則載葉爾羌南界圖伯特近則商販來往均呼爲條拜提
而英人則名之曰拉達克又名曰賴以賴字之音切之與退擺
圖伯兩音俱近該處地方崇奉佛教近雖改回教而奉佛者仍
多蓋原本西藏後隸克什米爾而克什米爾又隸印度迨英踞

印度而克什米爾條拜提均爲英屬總署來文以土伯特爲西藏地不知土伯卽圖伯卽退罷卽條拜提卽英國之拉達克又名爲賴者也若該處果屬西藏則英不能越藏而與新疆分界故州圖於分界之處但註爲退擺特界不註英界卽前鑄鐵碑亦只葉爾羌南界至卡拉胡魯木達坂止數字今若分界當以條拜提果否屬英爲斷此則必須總署首先查明定議者也觀俄人康穆才甫斯基遊記所載至沙昔都拉有英人新建之堡意欲在此暫止卽函致英駐克什米爾大臣懇其許予是俄且不知沙昔都拉卽賽圖拉之爲中國而又逞論其他俄國之不足爲憑明矣至卡拉胡魯木達坂卽漢書之所謂葱嶺東南接連西藏西北與色勒庫爾及小帕米爾各山毗連分界之處不能僅就此處爲定亦不能僅就此處之水爲定蓋葉爾羌河發源該處若以河身分界則河之西北必在界外而河西北地面寬廣卽俄遊記之所謂喇斯庫穆者向爲布回游牧之所且爲

葉城縣取道庫庫雅出卡赴卡拉胡魯木達坂必由之路屢歲
行旅多出其途故此處居民甚多較之克里陽桑株兩路均屬
易行嗣因坎部時出擄掠以至商旅絕迹居民遷徙若以河分
界不特棄此腴區布回境地愈促且葉爾羌河繞由色勒庫爾
出山色城之村落悉在河西又豈能盡歸界外此河之不可以
劃分者也若以山爲界則西北一面雖有色城與坎巨提分界
之舊跡可尋然東西錯綜山形迤邐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東南
一面綿亙甚長山之東北爲和于屬境山之西南卽西藏地方
中間層巒疊嶂可通之徑甚多且西藏曾與印度分界茲則某
處爲藏某處爲印度尤必於山南先爲劃定然後山北之界限
可清此亦須分別查辦者也再西圖名稱各從其國言語再經
譯漢愈去愈遠今洪許大臣所募之圖或從俄名或從英名均
不畫一旦俄英遊歷固有身經其地得之目見者亦有身未經
歷得之耳聞者况於中國界址尤不明悉如俄圖所載帕米爾

塔克墩巴什英國則謂塔克墩巴什帕米爾蓋因其地與大小等帕密爾相若得名而另行標舉殊不知塔墩巴什卽係色勒庫爾屬境由色城至坎巨提必取道塔墩巴什以達明鐵蓋達坂逾達坂卽爲坎地其地廣袤數百里中間地名不一而總名之曰塔墩巴什現在設卡其處爲坎巨提來往要道故該處祇可隸入色境不可另爲標名否則坎巨提卽不與色勒庫爾接壤矣又南疆沿邊皆有布回環繞布回屬中其地自係中界布回言語與纏回相近故地名多與纏同逾布回境地則名稱卽與纏異此亦可執爲中外之一據也

十月英俄私議分帕劃薩山爲中俄界限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致新疆巡撫書十月二十五日接許竹簣星使來電噶爾斯送閱地圖擬畫華界自烏仔別里向南數俄里順東南山梁折東沿郎庫里湖北岸又東南順山坳轉至派格士別山梁其南仍畫薩山爲界云云本署以噶說竟將阿克

喀什小帕米爾全然佔去萬不能允電令許星使轉覆外部另籌公平辦法十一月接許星使回電外部不肯再讓並言英國允讓小帕米爾歸俄如與英議定南界明春卽須添兵在東南兩面劃守俄國卽爲定局請我早酌經慶常力爭中國決不能認噉言阿克喀什設卡地段俟分界時或可通融餘無可商同時英使亦來署言英俄在倫敦商議帕事俄自烏仔別里東南由阿克蘇河至阿克喀什南抵小帕山嶺北麓爲界大致已定請我趁此機會三國同議核與俄外部告許星使之言大略相同果爾則薩山以西我之餘地無多與喀約界綫大相懸殊且英俄不顧中國允認與否遽行定界跡近強佔尤出情理之外卽分電許薛兩星使與俄英外部執約力辯嗣准薛星使電覆英俄劃分帕界已將小帕米爾劃歸英綫商之英廷可將小帕劃與中國據云俄不能阻中國如得小帕祇須與俄商定西界事較易了本署以英如果將小帕讓與中國阻俄南出之路誠

爲有益而許星使來電傳述俄外部謂南界自薩湖及阿克塔什以南英俄已有成議中俄關涉乃是東界必須中國指出酌讓地名方可再商否則只可罷議本署慮相持過久英俄合謀更形棘手不得不變前說遂電許星使擬將原議阿克拜塔爾山口及卑來烏提帕沙脫昔木甫克過喀喇蘇河至尼赤塔什等處之在烏仔往南直綫以西者讓與俄國改擬順阿克拜塔爾河經沙展過穆爾格阿布河即阿克蘇河由庫那克拜之西至哈馬烏推克再由沙里塔什西面南通伊什提克河至小帕山北爲止東屬中西屬俄如此劃分則直綫之東通融已不爲少務本此意次第磋商以期就範乃止初許星使來電嘆謂署中改擬地界與前議相差無多仍難允許擬另籌調停辦法等語我讓而彼猶未允又不肯指出地名是其得步進步狡焉思啟之心已可概見現在嘔又病重未能辦公歲杪春正駐京俄喀使兩次來署但言難允中國改擬之意詰以彼意如何則語

多閃燦堅不吐露喀使本無議界之權不過承外部之指來探消息本署更無可與談不得不稍俟嘎病小愈再由許星使與之熟商至英人許我小帕之議薛星使商之外部尙無不讓之說惟云前告俄廷尙無回音俄人雖不能阻總須得其覆信方可互立約據而中俄之界未定俄亦未必卽肯覆英此節是否英人託詞雖難逆料而急切總難就緒此事相持兩年而如何歸宿迄今尙無把握總之喀約可以通融而不可相離太遠西界可酌讓而南界必不能讓但於我南出小帕之路通行無阻尙可酌商若如嘎爾斯前議至派格士別山梁仍畫薩山爲界則薩山西南全被阻截斷不能允無論彼族如何狡黠總本此意堅持到底以固喀城邊防知關蓋繫謹將現辦情形擇要續陳俟有端緒再當續達

二十一年三月俄人英人私分帕米爾

俄國駐英使臣司照覆英外部大臣公爵齊會議勘界文本大

臣茲准貴爵大臣來文內附兩國會議劃分棹淖庫里湖迤東各帕米爾一帶界約一紙查兩國會議勘分界址一節既經本國允行本大臣合將界約四款錄呈貴爵大臣覺核施行一英俄兩國會議薩雷庫里（名多克）湖迤東兩國交界應行勘定卽自是湖東行至相對此湖稍南山嶺順此嶺至別疊爾及烏爾他別爾等山口再順此山嶺東行至與阿克蘇河接連之克則勒拉巴特山口再順山嶺東行至與薩雷庫里湖相對處東行至中國交界爲止如查克則勒拉巴特山在相對薩雷庫里湖偏北地方自應在於此山偏南附近阿克蘇河地方另勘最近最便處所分定仍東行直抵中國交界爲止一辦理分界事宜應設會所由兩國所派委員會同詳細勘定繪圖貼說並應派精於測繪之人相助爲理其兩國守邊兵丁應令各守本國指定界址不得互相越界以防滋事此外英國應商請阿富汗頭目酌派委員前赴會所襄理其事一兩國勘界官員其勘分界址

至附近中國交界一帶應將勘界一切事宜隨時聲明彼此會商緣英俄兩國界址既與中國屬境毗連自應與中國會商酌定方免隔閡也一兩國勘分交界之後俄國不得於界綫迤南英國不得於界綫迤北互相派員查勘遊歷以免紛擾自因都庫什山薩雷庫里湖迤東一帶地方直至中國交界以上各該處地方縱劃入英國界內而英國允歸阿富汗屬轄英國不得併入本國屬地亦不得在彼設卡修築礮臺派兵駐紮交界未定以前英國應令阿富汗頭目將所占之偏得開河右岸地方概行退出俄國應令布哈爾頭目將所占之鄂庫色迤南之達爾瓦斯地方退出以上兩事英俄兩國均應照約辦理

俄國駐英使臣照會英國大臣文俄英派員會議劃分帕米爾交界擬從薩雷庫里湖

即希之利雅威湖作坤達庫里湖

迤東一帶勘分議立章程四

款開列於後一俄英擬從薩雷庫里湖迤東劃分界綫應順山嶺偏南向東過笨迭爾至烏爾他別爾與此湖對直劃綫如前

面曠地在湖之東北則界綫劃向克則拉勒巴特直東遠走至中國地界止如克則拉勒巴特方向在湖之偏北則界綫應劃在附近阿克蘇河一帶該處地廣再由此轉南續劃可也一勘定交界綫須擇地標立記號設立牌博派兵防守以免損壞至阿富汗交界應由該部派員勘定此次應辦交涉各事兩國承辦官各宜盡力商辦以期妥善一俄英界鄰中國如遇中國地界須順便將道里界址查認明晰以備日後會商中國查勘一此次劃分交界俄英兩國屢將大地形勝會商意在南北二面爲最要關鍵也現奉英主上諭查勘因都庫什地面由棹淖庫里湖之東至中國交界止及阿富汗地勢係指不連英地之處可以不築礮臺設兵戍守遵議查勘阿富汗地界至攀占並由窩克蘇斯向南勘布哈爾地界於達爾瓦斯遵旨議將俄英兩國交界以上所載各處查勘明晰

勘界公牘新疆巡撫陶模咨總理衙門據喀什噶爾道黃光達

具報英俄派員查勘帕米爾地界當經飭令查明分界與喀什噶爾邊界有無妨礙茲據該道節錄俄國駐英使臣照會英國大臣章程四條繙譯漢文中齋前來查閱照會英俄分界議由薩雷庫里湖經烏爾他別爾克則拉勒巴特至阿克蘇河地方東行直抵中國交界爲止其與中國屬境毗連仍與中國會商酌定等語檢核光緒十年中俄所定喀什噶爾西北條約中俄分至烏仔別里山豁止聲明俄國界綫轉向西南中國界綫一直往南彼時並未栽立牌博現在英俄議分之界本爲甌脫之地前據查界委員海英履勘多次謂喀什噶爾沿邊險要當以薩雷闊勒大山爲屏蔽與俄分界當以許圖內之阿克蘇河就河流東西爲定今英俄會議界地如在阿克蘇河以西尙與喀什噶爾邊隘無損惟阿克蘇河附近中國並未杆立界址英俄條約既議直抵中國交界爲止自應預爲籌備現已咨行喀什噶爾提督督飭防營員弁密往照料務就形勢扼定地界但不

得輕出生事

俄國蠶食亞州史略云帕米爾者世界之高原也因高而寒

故終年積雪生息於其地者僅溪耳棋史之弱劣人種逐水

草爲生涯而已然近二十餘年以來實爲列強注目之區其

競爭之發端實自千八百七十六年始即光緒二年當是歲也俄率

兵討平浩罕進併帕米爾之馬耳棋郎地乃改浩罕名爲黑

耳家拿州歸於俄領土耳其斯坦管轄彼時新疆叛亂未靖

故俄滅浩罕之事漠然不知迨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中國新

疆軍務大臣左宗棠統率官軍恢復天山南路乃始知帕米

爾境已被俄人蠶食遂戍兵於中領帕米爾邊疆以資防衛

當中俄界務紛紜之際左宗棠部下兵卒自葉爾羌等處進

及崑崙高原入西利喀爾即色勒澗谷之中以遙制俄人侵略

而阿富汗之戍兵亦進帕米爾西麓占領盧西庵秀南及瓦

崗即瓦地方此自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至千八百八十一年光緒七年

事也千八百九十一年

光緒十七年

俄國陸軍提督歐羅夫氏率騎

兵千人自馬耳棋郎向東南進發至北緯三十七度東緯七

十五度之端擇阿克蘇河上流築一要塞成之以屯兵所謂

孟魯家皮誠塞是也當此之前自千八百七十二年

同治十年

迄

千八百七十三年

同治十一年

俄英兩國政府商議數次始允以帕

米爾之大半入俄國版圖此次議定之約謂之辜南魏爾協

商時英國外務官辜南魏爾氏不審帕米爾形勢舉帕米爾

河以北之地悉以奉俄遺誤誠不淺也千八百八十九年

光緒十五年

年俄國陸軍提督辜盧姆鳩史喀氏率探查兵隊深入帕米

爾高原至梯特拿地方與英軍前哨相衝突翌年其提督歐

羅夫氏復率部下騎軍入帕米爾巡視高原與英國參將容

漢史旁相遇俄軍強加不禮致觸英怒千八百九十三年

光緒二十九年

歐羅夫復率兵入帕米爾高原與阿富汗兵發槍互擊

阿兵死者十五人知勢不敵而走於是俄阿之紛議頓起千

八百九十五年

光緒二十一年

英俄兩國各遣委員勘定帕米爾地界

遂於是年三月互定條約英俄疆域自此始定雖然於帕米

爾之中俄疆域尙未劃定也唯據千八百九十四年

光緒二十年

之

中俄協議有對中國在帕米爾現今所佔領之區域俄國不

敢干涉之約而已然將來中國領地難保無俄人吞併之虞

也沿俄領之帕米爾南端居英領俄領之間而隔斷二國領

地者瓦崗州是也瓦崗州幅員廣僅二十英里

約中國七十里

故現在

俄領之形勢尙未至直接印度俯瞰英領雖然西利喀爾地

方使一旦入於俄人之手則印度北境全受俄軍之俯瞰其

危可知矣數十年以來俄阿疆界前後更革不下數次其所

更革俄國爲所欲爲別國不能參議也今之所謂界綫起於

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帕米爾條約東自與中國鄰接之處而

至魏克特那湖自是而近阿克蘇河上流謂之西方界綫千

八百八十七年

光緒十三年

勘查阿富汗疆界委員立柱至九十七

以爲劃界標識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年據辜南魏耳條約所

決議則自阿克蘇河之茲耳希加峽近處至哈里拉特河阿富

之而止此條約所決議與千八百八十七年所勘查者無

異阿富汗北方疆域既已劃定除將來俄國乘機肆恣破壞

條約則阿富汗可永遠保守其疆域也歷觀俄國之於亞細

亞自千六百年至千八百年其侵人疆域多出於蠶食之謀

不折一矢不損一兵而受其侵略諸國無一能反抗之者俄

國之雄圖壯略遂逐日加增無他蓋與俄接壤諸邦其勢力

皆弱勢故也而其間亦有能抵抗之而足以挫其鋒者然亦

非其國力堅強之故乃俄將領不得其人耳俄國之欲吞併

亞州大陸有一強國利害與之相反勢力充盈足以阻其南

進者此國維何印度是也印度者英之外府也近二百年來

兩國之競爭逐日激烈殆有勢不兩立之概且英俄之衝突

不僅於極東而已俄國常蓄志欲於中國沿疆及其內地遍

植己國勢利以啄取中國以防制英國然其陰謀每為英國所敗或據條約之權利或占捷足之先登種種阻撓不一而足要皆足以梗塞俄人前進之途故俄國當局者有鑒於斯恒按制國之膨脹力隱忍沈默以俟時機其機既至則電馳嚴舉一鼓而乘之此俄人之慣技讀俄國侵畧外邦歷史其對外政策敏捷異常如神龍之出沒無端不可捉摸推其所以然之故蓋俄國歷代對外政策皆極狡幻其所執定主義恒確不可拔至於成功而後已而歷來外交家又皆深慮卓識英斷絕倫且具溫柔手段宜其超駕萬國之上哉

二十四年四月遷布民四十五戶於明鐵蓋推古魯滿蘇以資邊地

勘界公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管帶色勒庫爾回隊旅官戴富臣查勘明鐵蓋推古魯滿蘇兩處空虛

由色勒庫爾回隊旅官戴富臣查勘明鐵蓋推古魯滿蘇兩處空虛由色勒庫爾回隊旅官戴富臣查勘明鐵蓋推古魯滿蘇兩處空虛由色勒庫爾回隊旅官戴富臣查勘明鐵蓋推古魯滿蘇兩處空虛

居民鮮少令托羅伯克就枚爾羊莊遷戶三十五家往推古魯滿蘇一帶游牧令必司坦卡目明巴什哈拉格什由棧坎溝遷戶十五家於明鐵蓋等處游牧復以必司坦卡卒移住不伊克與明鐵蓋各戶聯絡以不伊克之和家喜佳必司坦卡藉以實邊

二十五年英人索我坎巨提並議商劃界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新疆巡撫文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准英國駐京寶大臣照稱現奉本國政府來劄囑向貴署陳述印度克什米爾及中國新疆邊界一事查光緒十七年間因克什米爾屬地坎巨提頭目有謀爲不軌情事印度政府不得不用兵彈壓爾時中國曾以坎巨提每年有一兩五錢金砂之貢謂爲中國屬國又查坎巨提與新疆邊界久未分清坎巨提謂塔敦巴什帕米爾北至塔什霍爾罕皆爲所屬曾於光緒二十二年正月間經喀什噶爾道致函坎巨提承認有案又云薩

雷閣勒南喇斯庫穆地方亦爲其屬去年經坎巨提頭目與喀什噶爾道議論此事亦允認其中地段有應歸坎民承種者今印度政府欲行劃定界址庶免後日有所糾葛中國應將有名無實僅此一綫羈縻之坎巨提讓出印度代坎巨提將塔敦巴什帕米爾及喇斯庫穆將及全境讓與中國亦無須派人勘界立石卽以天然巨嶺之脊人迹多不能到之處爲界兩國互立條約講明此嶺高底天然形勢便足爲憑查印度所擬之界按閱光緒十六年原任總署洪大臣所著中俄交界全圖便知光緒二十一年英俄派員勘界行至小帕米爾自停待之山尖起東南行過喀喇西暖河在於民達曼阿曼吉渡河仍東南行至曼真愛山口歸穆斯塔格巨嶺順巨嶺南行過昆者拉伯山口至極近士穆沙勒山口至北山尖到此離巨嶺東行與坎巨提白士穆沙勒山口至大瓦雜之大道南北同趨折南過坎巨提大瓦雜之礮臺登最近之山嶺歸穆斯塔格巨嶺順巨嶺東南

行過穆斯塔格山口果沙爾布倫山口撒勒特羅山口至喀喇
濶隆山口再東行約百里折向南至三十五緯度之下繞過哈
喇哈什河源順山嶺折向東北至科則勒治勒夏之東轉東南
行順拉宗山嶺歸崑崙山南伸支嶺阿克賽成平川界上該處
在圖上東經五十度北緯三十五度零十分查圖上所繪界綫
便知巨嶺之北有若許境地洪大臣圖上皆在華界之外若照
此定界嗣後便認爲中國之土合請酌度早日見復等因前來
本衙門查英資使所請將坎巨提讓出印度可將塔墩巴什帕
米爾及喇斯庫穆全境讓與中國等節於現在事勢有無窒碍
本衙門殊難遙斷相應咨行貴撫查明情形據實聲覆以便酌
復該使是爲至要新疆巡撫饒應祺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
案據喀什噶爾道黃光達詳稱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奉
到札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英國駐京資大臣照稱各節
遵查光緒十八九年間李源鈞海英前後查界繪具圖說併出

使俄國許大臣圖本英國刊刷帕米爾新圖俱收存在卷因卽
清出洪大臣火土六七等號界圖檢同存案各圖本詳加攷證
乃知英使資大臣所指伊國政府按洪圖註載各地段劃在界
外之說多有不符除小帕米爾卽光緒二十一年英俄私分地
界之所地已屬英並阿克賽成平川爲于闐與後藏交界要地
洪圖亦載在界內地屬中土無疑勿庸置議又土穆沙勒山口
穆斯塔格山口果沙爾布倫山口哈拉哈什河源科則勒治勒
曼等五處墓對洪圖劃在界外皆不具論外惟查資使原文內
開之停待山尖洪圖無此山名海委員圖內有推古鹿滿蘇達
坂英圖有條格瓦蘇路通小帕在塔墩巴什西北附近山梁揣
按形勢當卽所謂停待之山尖又噶喇西夏河英圖名喀喇澈
庫爾河爲塔墩巴什迤南最近河道洪許諸圖皆未註載又民
達曼阿曼吉洪圖無此地名李源鈞圖內有明鐵蓋阿格嘴字
音相近方向稍偏惟英圖有明鐵蓋阿格晒字音方向均不懸

隔確係民達憂阿夏吉之轉音在塔墩巴什正南相距亦近絕
非英圖再南偏西之明鐵蓋達坂更非許圖之明塔夏蓋明塔
憂卽明鐵蓋達坂之別名又夏眞愛山口洪許兩圖均無此山
名海委員圖內有克漆奈英圖有克漆奈達坂當卽此山在明
鐵蓋達坂迤東偏南以上四處皆在華界之內並非界外他如
穆斯塔格巨嶺卽穆斯塔克山昆者拉伯山口卽紅孜納普大
瓦雜撒勒特山口客喇淵隆山口卽喀喇淵隆拉宗山嶺等六
處查對洪圖或大書於界邊或劃之於界外甚或原文所指地
段圖中並無其名曲折既多頭緒甚繁另用清摺明晰聲叙以

備查考

小帕米爾人自昔時之山尖起至阿克賽亞平川止山川地勢險峻洪許兩圖分別界內外界內界外地名開列
有無清楚小帕米爾人結二十一年於俄界分地界將小帕米爾劃在英圖界內時之山尖顯無此山名

以形勢論之當在小帕米爾東而在塔墩巴什西北附近山尖海英界內有推古豐滿蓋達坂即英圖之塔格瓦夏蓋坡路通
小帕米爾即此然地屬中國並非界外喀喇西河洪許各圖皆無此河名英圖有喀喇淵隆河即塔墩巴什達南最近河
道達南中國非界外民達憂阿夏吉洪許圖無此地名李源清圖內有喀喇淵隆字樣附近方向諸圖無英圖有明洪許圖
塔墩字樣方向均不懸隔確係民達憂阿夏吉無疑在塔墩巴什正南相距最近地屬中國並非界外民達憂阿夏吉洪許圖
均無此山名海英圖內有克漆奈英圖有克漆奈達坂在明鐵蓋達坂東偏南當卽此山口地屬中國非界外現斯塔格巨
嶺即斯塔格山一名尼壽德山其呈狀塔墩在洪許圖從東偏南次入俄界喇嘛程地嶺係此達坂而入洪許兩圖均
大書民達憂阿夏吉洪許圖無此山名俄圖有洪許圖即紅孜納普一名紅吉喇嘛當卽此山口在明
鐵蓋達坂東南在洪許圖東北地屬界外士多沙山洪許圖有士多沙山即紅孜納普山口即已括在內房坎巨提東南約在

界外大星圖洪利未成時固有之地在界外第十次勘界東坎巨提正望名義特並大書擬對於下而洪利未成他項地名五張等為坎谷房是不佔立名目大毛斷之山台當係大星圖地方所築之砲台毋庸詳論以斯塔格山口本洪圖在士段沙勒河東南則在界外果步布倫山口日本洪圖在斯塔格山口東南則在界外俄國特羅山口此山戰事洪利未成時不在此然按該本與英使原文所載山川形勢合而觀之此山當在果步布倫山口之東南在喀喇喀爾山口之西北似無疑義等語則該山口非止各圖俱有喀喇喀爾之名卡拉湖之水亦放在蒙古提卡之南西中英天然界設洪利未成時必有別有所依然喀喇哈什河源係和里哈喇哈什河之源於察而河其邊發自蘇聯約地此源洪圖繪在界外則動治勒安本洪圖在喀喇喀爾東北在喀喇喀爾東南則在界外拉家山附近止各圖皆無此山名惟洪圖則動治勒安亦有地名蓋古時拉家山即當今之吉城而去達回交查咸平川本洪圖為手記與傳統交界之地故動治勒安既在界內之內英使原又以此山至阿克薩拉界上則地圖中土無疑矣以上共計山川地段一十九處按洪利未成時各圖著界外者六處居界邊者二處多在界外者十一處其中坎巨提機動拉家山口拉家山嶺等三處均在界外來許界外字樣

此則據英使原文所開山川地段按照洪圖與舊有圖本互相攷證分別界內界外及圖中有無原指地名與乎稱謂同異之大略也竊以西人精於測繪巧於埋奸洪大臣所著界圖悉循洋本繙譯漢文圖中山川地名遶疆界綫無非照依洋本描畫在當時祇冀圖之速成河邊計及中彼奸謀貽患異日不然何以於俄人未來侵我蘇滿之先預將大小帕米及郎庫里阿克塔什等處地方劃入俄界英人向我清界事在目前又何以於早數年卽將穆斯塔格大山西南一帶險要悉劃於華界之外並將塔墩巴什腹地劃去一半致英人持以為憑又成今日之患然

十

道之誠心向化本道等因是役顯赫自努力自愛勤政恤民約束人毋
令其以欺本道等因之意題本及三張給及一張文照收存併及此批此外並無函牘致函承

認之說不知何所本而云然此則英人侵我疆土其蓄謀已久
伏奸已深洪圖未足依據劃界厥有由來之實在情形也查塔
墩巴什帕米爾在色勒庫爾迤南偏西相距約二百里固屬色
城門戶亦爲小帕入疆總要再南微西百餘里明鐵蓋達坂天
然險峻達坂西南卽坎巨提界山勢自西北而東南穆斯塔格
山卽尼莽依山高插雲霄爲中外天然界限其次若星峽達坂
紅孜納普士穆沙勒喀喇闊隆卽卡拉湖魯木達坂皆著名山
嶺自明鐵蓋達坂至阿克賽成界上綿亙千數百里爲葉爾羌
和闐兩城西南屏蔽通英與各外部之路甚多喀喇闊隆尤商
旅出入之途無一不關扼要茲英人與我清界果如來文所言
以天然巨嶺之脊立約劃分於兩國邊界均有裨益但來文既
議界憑天然何以竟舍天然險峻與巨嶺脈絡相聯之明鐵蓋
達坂而反從小帕越界入我腹地渡塔墩巴什最近之喀喇西

暖河謬指鴻溝佔我雄勝若據洪圖以劃在界外爲辭則塔墩巴什附近洪圖並無停待之山尖暨喇喇西暖河民達憂阿夏吉憂眞愛山口等四處河山地名圖中既無此等名目又孰從而劃之是劃在界外一層彼固不能恃爲鐵券攷察形勢須撇開塔墩巴什另議從塔墩巴什西南坎巨提正北許圖名克里克英圖名奇里和加倭之山脊起騎脊東南行約數十里經明鐵蓋達坂仍東南行順穆斯塔格巨嶺過昆者拉伯山口自此以下照資使原文所議與彼劃分或仿英俄議分小帕米爾之例兩國分界以後中國不得於界綫迤西迤南英國不得於界綫迤東迤北互相派員查勘遊歷以免紛擾並彼此諭禁兵民不得越界牧獵以免生事其阿克賽成平川英人垂涎已久常派員裹糧進山在該處屯留經旬不去凡由于閩前後往藏遊歷者多向此道行走鑿開山路之說實亦有因曩年英員馬繼業呈送巡撫印度輿圖用色綫將阿克賽成並附近地方圈入

克什米爾省界內嗣與馬繼業辨論允爲函知克省官員各情
今與立約劃界須將阿克賽成山地確係新疆內界又非孔道
嗣後英人不得在此界內遊歷往來並將于闐縣屬泡落莊卽
波魯入山封禁之路重加掘截各節於約內切實註明以斷葛
藤似此辦理雖險要已失後患難知而於現在邊防事勢尙屬
無大窒礙否則邊境愈蹙撤我藩籬將有防不勝防之勢惟事
關界務應請核奪轉咨以昭慎重等情據此查該道攷核邊圖
界限甚屬詳備洪圖界綫係循洋本繙譯而成本多錯誤如果
與英議界自應以新疆查覆界限爲憑方昭妥慎至英使請將
坎巨提讓出一節查坎部歲進砂金一兩五錢例賞緞疋費銀
八十兩喀什噶爾道給予來使隨從犒賞銀物亦另花銀二百
餘兩而沿途支應尙不與焉一綫羈縻實僅告朔餼羊之意存
之讓之似無礙於大局惟英防俄侵印度故乘坎亂收併以爲
屏蔽聞英俄爭分帕米爾業已會立私約密未與聞中國今英

忽請讓出坎部兼請與之劃界英若允就喀什沿邊形勢會勘商定不致撒我藩籬將來卽允讓出坎部各守各界事尙便捷但英使照會內所指山川地名多已入我腹地侵佔險要揆情度勢自不能輕允讓出應請先將所指屬中之處逐一與之言明按照黃道所議須由坎巨提正北克里克起循明鐵蓋達坂順穆斯塔格巨嶺過昆者拉伯山口以下始能照英使所議與彼劃分並將阿克賽成平川確在新疆界內及波魯山口早已封禁一概議妥約定互相派員會勘遊歷徐與立約劃界其允讓坎部與否先不議及如此辦理在我不失扼要戰守有恃而中英界限分明可免糾葛庶杜後患而固邊疆相應咨呈貴衙門核辦施行

喀什噶爾提督張傑咨新疆巡撫文查中外界限原有自然形勢卽穆斯塔格一帶山勢而觀山勢自西北而東南西北名因都庫什東南名穆斯塔格再東南卽漢時之所謂崑崙此中外

相隔自然之形勢也英使稱坎巨提謂塔整巴什帕米爾有若許之地北至塔什霍爾罕皆爲所屬查塔整巴什帕米爾卽塔整巴什塔什霍爾罕卽色勒庫爾塔整巴什在大山東北約有八十餘里係在色勒庫爾迤南偏西相距約二百里色勒庫爾爲通邊外諸部孔道塔整巴什卽爲色城門戶再西南踰明塔夏山口卽因都庫什山迤南方爲坎巨提界許圖註載明晰烏得謂塔整巴什塔什霍爾罕內有坎地耶又云薩雷闊勒南喇斯庫穆地亦爲其屬考喇斯庫穆在塔墩巴什迤東偏南相距一百餘里卽許圖所謂葉爾羌南境者是也距山約有四十里光緒二十四年英人欲侵我內界故使坎巨提求墾此地未允乃變計謂將坎巨提讓出印度代坎巨提將塔墩巴什及喇斯庫穆全境讓與中國夫坎部本爲中屬英人且不得以坎部之地爲與又豈得代坎部以中國之地與中國乎又云以天然巨嶺之脊人迹多不能到之處爲界按閱洪圖便知查洪圖原循

洋本摹繪其西人遊歷繪圖固早有伏線取巧之意且原圖僅寬廣四五幅因摹繪展爲三十五幅之多其中繙譯漢文推展疆域謬誤參差不可枚舉若欲劃界應按向來實在情形亦不得僅恃洪圖爲確據英人欲以停待之山尖卽推古鹿滿蘇起經塔墩巴什最近之噶喇西憂河東南至阿克賽成平川立約定界夫塔墩巴什係由小帕入疆要道推古鹿滿蘇爲色城藩籬英人名爲劃界實欲佔我腹地塔墩巴什之路若爲所佔奪色城之勢孤矣卽重兵防守彼出沒靡常實有防不勝防之勢並查阿克賽成平川旣屬中土且爲于闐縣與後藏交界要地其後藏素爲殷實繁盛之區英人留戀於阿克賽成者其意在後藏耳以英人百計圖維無非爲步步進佔之計今與立約宜先不准在阿克賽成之境往來游歷以免窺伺妄生希冀至應以何處劃界商之黃道擬須撇開塔墩巴什另從塔墩巴什西南坎巨提正北許圖名克里克英圖名奇里和加倭之山脊起

騎脊東南行約數十里經明鐵蓋達坂仍東南行順穆斯塔格巨嶺過昆者拉伯山口自此以下按照資使原文所議會同挨次細繪地理形勢如此劃界雖強鄰逼境後患難知而於現在邊防事勢尙屬無大窒礙也

謹案帕米爾西人亦作巴米爾卽大唐西域記之波謎羅川也舊唐書高仙芝傳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疏勒又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卽五識匿國播密川卽波謎羅川今之帕密爾也西域爾字羅字均助辭故可省而稱播密此高仙芝攻吐番所經之路斬吐番小勃律首領並平其國且由婆勒川還至播密川草捷書者大小帕密爾南北兩川中隔一山南爲大帕北爲小帕大帕距喀什噶爾約一千五百里距莎車二千二百餘里其地春夏瘴氣極重冬則冰雪嚴寒惟秋末冬初可以駐兵布回游牧其

卽新瑪爾格蘭約所謂自烏仔別里俄國界轉而爲西南中國界轉而爲正南者至是紅線迤東之地橫被侵欺反求如沙大臣所議而不可得

一定界甚之說中法兩國合勘特許自克而以下概不存勘蓋其意爲後來侵佔地步

迄於今而中俄之界尙無成說此可爲痛哭太息者也尤可異者英人代印度以索我之坎巨提復代坎巨提以中國之地讓與中國要挾欺侮至此極矣元曰縮失時或承之舊中國蓋無不以縮而受其害者與其心乃並其哇而亦與之其失時也宜哉

新疆圖志卷十

天章一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驪奚雖無恒業厥有
部分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
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互海之
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慮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
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
衆費財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
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
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
夏也皇清荷

天之寵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
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海終明世爲邊

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闌入此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毋俾遺種
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故嘗索俘
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
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討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凌能用其
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科卜多於是而準夷之
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安之如故額
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旣揚不可以旣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旣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木札爾暴殘
喇嘛達爾扎纂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
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
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

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
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
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於始熟經庚戌之艱者
咸懼蹈故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
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卽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
居若而人毋甯用其鋒而觀厥成卽不如志亦無所侮也故凡
禡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爲之耳塞上用兵必以
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遜朕
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啟行
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
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糧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
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
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
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

我二十五人無一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齊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行兵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勳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祐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爲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虐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

市亦不禁呵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懷漸不可長
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既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
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奪相仍飄忽荏苒夙沙革而煎鞏
披忱集泮飛鷗食糲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而請願効前
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搗中堅如鼙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
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颺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
湧於磧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助匪啗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睹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渡羅塔
拉台吉宰桑紛紛欵納牽其肥羊及馬渾酒獻其屠耆合掌雙手
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蠢
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
自逃倫二十五日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揮矛拍
馬大聲疾呼彼人旣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鞞鞞案角鹿埤
隴種束籠自相狼籍孰敢撓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凶

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歲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準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諷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文

惟

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

聖祖

世宗對光揚烈克臻邦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期四海同風咨汝
準噶爾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撫數世梗化篡奪相仍顧仇其下
惟達瓦齊甚毒於醒眾心底底如苗斯蠱如虺斯螫眾口嗷嗷視
爾噉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視爾底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
泥止乃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
擄師行時兩王旅暉亦無遼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旣暇以休
烏魯木齊及五集寨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
羅塔拉圍爾奇嶺險如關闔倒戈反攻達瓦齊走且夕塗窮回部
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以
始四部我臣伊犁我宇日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
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

爾長爾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
守毋相侵凌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
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一矣勒貞珉一矣於萬斯年矣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碑文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可不殛也

天之所覆者人雖栽之不可殖也

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爲賊也強食弱衆凌寡血人於
牙而蔑知悛易也云興黃教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
人爲食人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遁活也先是分封四部衆建
宰桑四圖什墨廿一昂吉蓋欲繼絕舉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煽亂
不已焦爛爲期終於淪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
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爲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
悉也以其反復無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不因
禍而致禍也是蓋

天祐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
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糧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
默運惟

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是平定準
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高宗純皇帝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
皆仿髣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
昔強冥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貔貙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爲
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城
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繭絲悉堪溝壑已遠有而內心其
何能訴準夷既平諸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遣厥酋歸撫爾
土田生死骨肉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戕其星
昭叶是用興師聲罪致討叶乃敢抗顏蝸蟻謹譟既侮厥外宜安

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憤殺人爲戲奪妻爲穢大失衆心無不怨
肯三道並發四甄齊攻曾知弗支自擄一空廿日之前駝走無踪
爾雖無踪我追應窮滔滔洗洗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
域畏懷舉旗助力腐鼠莫捕遂來獻馘二酋既殲羣回永靖叶設
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
諸回爲準夷臣語今鄰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黍
稷孳爾子孫在昔已已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已卯年歲符理紀
瑞疊祥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高宗純皇帝陽關考

陽關之名自漢唐以來咸所稱引而遺踪湮廢道里莫徵比因西
域並隸版章爰有纂輯圖志之役適詢所及或據肅州新志所載
烏魯木齊西境有地名陽巴爾噶遜以爲陽關之舊者殊不知陽
乃回語蓋謂新而巴爾噶遜則厄魯特語蓋謂城亦非未關也况
烏魯木齊地在天山之北揆其方位懸隔奚啻謬以千里計耶按

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後晉高居誨使于闐
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考都鄉河卽今黨河龍勒縣卽沙州衛今
爲敦煌縣地黨河在縣西竟而陽關玉門關均在黨河之西陽關
西而偏南故以陽名詳覈形勢正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相
近又漢書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漠扼以玉門陽關考漢
時三十六國卽今回部回部東境直安西府敦煌縣亦與漢書三
十六國東扼陽關之文昭合至王維詩西出陽關云云送元二使
安西作也考唐之安西號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在伊州之西
卽今闐展也再徙高昌故地卽今吐魯番之交河也三徙龜茲卽
今庫車也前後三遷總在哈密之西實在陽關以外而陽關之屬
在敦煌縣境尤爲昭晰無疑矣夫古邊陲故蹟其考信之艱非貫
串諸書卽原流未備然徒眩惑於志乘家之聚訟膠轕而不能確
證之我疆我里如目營手畫者然又何以斥傳僞鑿空之誣而炳
焉揭以正鵠哉書此宣付館臣俾綴於編且以示一隅之舉云

高宗純皇帝謚譯名義集正訛

歲辛卯爲

皇太后八旬大慶年欲敬書華嚴全部以祝

無量壽算因取宮藏明宣德間金書經閱之則稱于闐國三藏沙
門實叉難陀譯于闐之名見漢書卽今所正爲和闐而自古及今
不易之回部也回部本自有回經不信佛教不宜有名僧譯佛經
事命考謚譯名義集則所載略同心知其非而不能爲之說也問
之章嘉國師乃知實叉難陀本梵僧之高行者以今同文韻統證
之應爲施縛竊低而直書之則爲施刹難低此實叉難陀所由訛
尙不至大相逕庭施刹難低生於鄂竊答直書之則爲鄂等答字不可揭當作只人呼等音乃近之切誤
見於梵經天番經及漢經高生傳此鄂等答所由訛爲于闐而
其訛乃不啻魯魚亥豕矣於是霍然去疑而憮然恨法雲宋僧作圖淨藏名者之
不悉心考究誤後世爲不淺也雖然彼以漢僧不深解梵語番語

梵音番音卽漢文亦非通今博古之大手筆也而勤索二紀乃成是編則其用力之苦亦有可尙向作萬泉莊記所謂賴有失實者存而得以考是非辨差訛未嘗無小補者未足深怪也旣正其訛乃命司事者一依同文韻統所定書其名地至全集之似此錯謬者想復不少當付章嘉國師一一更正夫鄂等答訛爲于實不過音韻之偶誤耳遂致疑天竺爲回部並有疑回部亦有佛教者展轉耳食愈幻愈遠豈特以失之毫釐而且謬以萬里吾更因之瞿然有戒於綸綍之悖矣

高宗純皇帝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文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高之巖巖賊營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粵有前導爲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而淖背嚴籍一昏冥曰擣其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

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孰爲汝守汝頑不靈尙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恆其言日殺寧育

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衆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旣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詔億世

高宗純皇帝土爾扈特部紀畧

事不再三精覈率據耳食以爲實君子弗爲也言不求於至是已覺其失護已短而莫之改易君子弗爲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秉史筆以記千載之公是公非余之爲土爾扈特部之紀畧亦塵是而已土爾扈特之初來也蓋嘗詠之詩載之紀皆以爲始自阿玉奇汗溯而上之荒畧弗可考此亦述向之所聞者而書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奇茲以其麋至乃得一一詳徵其實爲之重記何必隱約弗明以諱吾前言之未精覈哉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則曰貝果鄂爾勒克自貝果鄂爾

勒克溯而上之實遠不可徵其歸俄羅斯也則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時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爲汗無所統屬又不相和睦和鄂爾勒克因率其子書庫爾岱青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尙在襁褓因留巴圖魯渾台吉處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而回遂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斯巴圖魯渾台吉爲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奇漢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戶往投策妄策妄盡留其屬而遂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與策妄不睦亦未爲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卽書庫爾岱青三子其二皆有子孫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二絕嗣其一曰那木策楞四傳而至巴本巴爾今封郡王其一卽棚楚克四傳而至渥巴錫今封漢棚楚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袞扎卜有子嗣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袞扎卜乃渥巴錫之祖沙

克都爾扎卜之親弟故其子孫爲渥巴錫近族與沙克都爾扎卜子孫皆隨渥巴錫而來其戶之數已見前記茲惟記其始祖所自出並證前之失精覈而未實者至其重黃教置鄂拓克宰桑之類率同準噶爾但具體而微蓋準噶爾之紀畧紀其全部之盛衰而茲土爾扈特之紀畧則紀其世系詳悉云爾

高宗純皇帝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則賴

昊蒼篤貺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犂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勦並集始終劬劬以底有成荷

天之寵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叙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

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已事是時也人心未定佐饗者嘗一蠍肆狙應響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畏難者寧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旣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爲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旣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羌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俄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卽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略見梗概茲不複紀紀典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乃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攜

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又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悖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畧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州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信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剿準夷餘黨至布魯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旅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賂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羌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强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奪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卽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速

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袞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驟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搗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端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返旆二會惟繫其妻孥及舊僕近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旣已雀毆甯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凶渠函首露布遙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

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爲不多惟墮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輾轉輻輳每遇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二酋僭德始亂爲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旣平葺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弗戢圖彼藐回彼回不量怒臂

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偵輟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爲
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
傳檄以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
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
能守黑水築堡聞信達都爲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飭速
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彼復微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
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撓大韞大膊如虎搏兔案
角隴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
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
猿而受林憂利厥嚙重無遺盡掠遺其都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
並以稱臣捧齋表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鏹溫
禺疊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

慈甯稱慶亞歲迎祥

外朝告成二典並舉皇皇大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喜功用

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施恩寰宇共喜古不羈縻今爲臣子疆闢二萬兵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高宗純皇帝開惑論

夫人情有所弗概於懷者則不能無惑况西師之役決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於絕域之阻閱語言畔不相同風俗貿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故事以問明理以答斯因倣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開惑論其辭曰有春秋碩儒者是古罕今循規蹈矩喜寬衣博帶如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

天主人欲有所緝搆撻代雖不敢而折其非而每退有後語也旣而定伊犁俘名王成

舊志闢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

西陲一役自乙亥春兩路大兵進發所過

反叛已皆或事無

乃告於臻成大夫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

之憂有日矣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莫賅今所見者

迴異乎所聞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而漢武不必悔輪臺也曷以

啟予蒙乎大夫曰子不聞長卿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

無何阿逆叛羣凶應如蝟如蟻曰梟曰獍斷驛擄牧舊臂以逞一

二隻行野宿者或致戕其身命阿逆叛羣凶應如蝟如蟻曰梟曰獍斷驛擄牧舊臂以逞一

於是碩儒復過大夫之問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訝

亟罷是役禍庶少輯大夫曰子姑俟之於是師重進渠遠跳順者

撫逆者勅內子在我師前討逆阿逆叛羣凶應如蝟如蟻曰梟曰獍斷驛擄牧舊臂以逞一先是喀爾喀有青滾雜卜者獠狡會

回之驍獍也以收都爾伯特四部時曾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

以煽惑衆喀爾喀且欲私通阿逆之醜虜青滾雜卜者獠狡會回之驍獍也以收都爾伯特四部時曾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

彼時將帥之臣追逆於哈薩克爲其所賣同時準噶爾宰桑之在

役者皆習爲盜而慣軍詐者也見而輕之阿逆叛羣凶應如蝟如蟻曰梟曰獍斷驛擄牧舊臂以逞一

既罷役而相率爲亂欲復其舊制而恥爲我臣是和起被欺於闕

展兆惠戰出於濟哈朗之所因也（紀傳等事等從往哈爾克者既心腹將帥所為思已祖傳等設計追散脫馬舍率校書而將軍兆惠自濟爾哈朗力戰得出賊勢復振）碩儒曰吁是益禍結兵連吾不知何日之息

肩矣爾其重整四甄夾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適遇我師

倉皇而遁去蓋至是哈薩克亦而內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乃隻

身入俄羅斯境窮極伏冥誅之故也（哈薩克上哈爾阿逆反附且懷中朝威德未嘗不請以自歸）豺狼不可以犬豕畜鴟鵂不可以雞鴨育是反覆喜亂之徒

再存之再不知感目殘賊為奸是惟剪刈之灰滅之而已更不可

以仁義化遷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為不殺降人夫不殺降人可

留降人之馬而與之足力以受其愚則大不可滿福之遇難以及

助二回曾與我抗衡皆此沙拉斯嗎呢斯二鄂拓之所構禍也（丁其命將軍威震札布等皆轉等由玉爾都而熟德伊東將軍北應等由額林哈必爾等路邊路本生實而安其布等過克特勒身時沙拉斯嗎呢斯等以拓克齊進其無不販其馬院大軍通而收費又去乃定都城滿福偏偏山制沙拉斯嗎呢斯三鄂拓克爾人謀持軍門到自稱已就降其此至庫車之藉助實價轅千道遁更將申

律旗鼓一新長驅直入而功垂成於崇朝（先是天和中水既固其四上種小和卓事

東安身入城自投羅網時哈爾善威時失機逃去越過黑水之守主客眾寡之勢雖愚者亦知其漂搖以

三千餘人敵數萬衆而搜穴得米掘井得泉賊銃著木取鉛丸數
無萬反以擊賊無不中賊之酋豪於是兩軍相合賊乃遁逃及窮
追異域駐旅馳檄獻馘稱臣遂成耆定之功焉

賊不敢侵且屢遣使通問兵在道訓將軍常備以備從茲松又修竹大臣阿盟守馬通至內外夾擊軍威大振至已臻

改齊冬將軍北里直清定關太遠道馬城難守時經三月從清高

鄂夏竹使六師繼進城遂仍入投江克山界尋以追兵增其千余均涉開風歸化殺賊兩首以獻回部悉平西陲永定

臻

成大夫乃進春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部落不爲不强周二萬餘
里不爲不廣五年成功不爲不速前歌後舞不爲不祥子徒見始
事之秋巽悞畏蕙者之騰口是所謂人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
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

天非霜雪則萬彙煩囂之氣不蕩滌非雷霆則四時湮鬱之氣不
鬯宣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懲伏懲創不敢抗干是以
詰戎揚烈益當厪於重熙累洽之年也子獨不見達瓦齊之懜懜
乎達瓦齊獻俘後赦不誅且優賜王爵以善終設云事慎首禍禮
不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弑君者爲敵國豈不粵我君哉碩儒曰豈
謂是哉陽舒陰慘生民大情離憂合懽品物同性絕者不可復屬

死者不可復生損兵折將無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而不
悟者矣成大事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甯辭小害示應於近者遠
有可察託念於顯者微或可概且子亦知損兵折將之由乎彼或
內怯於心外受人結決機不審遲疑摘捕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
辜哉若夫虎臣熊士折衝宣力馬起囊足姚期攝轡渴賞損軀實
不乏人而一聞如是者午夜爲之酸心舉案爲之忘食雖刻木結
蒲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昆太常紀績如子所云則漢祖唐宗撥
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綏者哉禮記聽磬聲則思又何以
云乎故非沉幾不足以圖功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其狼狽相顧
潛包禍謀者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轍不自筭量何異葦若之鷁
鳩是以王師屢入霆奮席卷如舉炎火而熖飛蓬覆湯泉而沃白
雪子何不度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爲是無稽之說哉碩儒曰若僕
者乃隙中觀鬪井裏窺天以今日應機底績論之何妨再遲數年
愧矣服矣豁然悚然大夫曰未也子姑聽之夫食棋懷音非納叛

臣獎燧優遇欲集其勳同治初年時備軍中情形請其力圖軍務任密敕周防先示

親戚其時固倫額色布色爾珠爾阿睦爾撒納等分定令聯操刀必割所戒逡巡同治初年時

常不衣冠及用印行軍數路不遠軍中子云應機亦非至論三隙可乘

未興大軍咸又以爲乘人之危不知軍安老爾濟那本扎爾年幼昏愚此一語也爾加征增算何曾

於民凡有水旱無不恤賑運輸給價防其蝕侵甘肅歲賦預免庚

辰兩部永靖並及其鄰哈薩布露臬閘文身無不內屬慕義歸仁

鴻庸爰建千古未聞若子者所謂菽麥未辦安足知我信

天主教信

天主教人乃召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既失之齊亦

未爲得也

夫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粵宛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誇張且屢危

而屢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方罄空二萬餘里藏事僅

以五載使畏難而中輟未必不受禍而致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賊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眚今得以利用禦寇山頤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者宜思何以獲此幸於

昊蒼方將矜矜惴惴凜凜皇皇隕越是懼奚暇計夫二子之短長也哉

高宗純皇帝實勝寺後記

歲己巳建實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前記不復綴今賴昊天垂佑

宗社篤祐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一帶二萬餘里其外羈縻附屬如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焉凡乘機決計信賞罰必奉

天討罪藉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太學之碑開惑之論西師之詩亦不復綴茲記者寺左近建銳雲梯營實居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爲

尤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以勸夫後進先是呼爾璦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少敵衆而賊據險伺隙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旗靡鼓餒處得銳健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城整而復進遂乃斬將奪旗用成殊績蓋索倫兵馬射雖精以之馳突乘勝破陣無不如志而知方守節不如我滿州世僕其必定其氣盛夫人出萬死一生爲國宣力而爲之君者事成而忽若忘獨何心哉朕豈爲之哉自己已設此營而辛巳卽收其效不啻樹樹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若

天授予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敬繩

祖武丕揚國威翟器惴惴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是用重勒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急迫之狀築堡其側歲時幸香山閱健銳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可乎

高宗純皇帝西域地名考證叙概

禹貢稱析支之叙周書紀西旅之貢自是而外西域之誌經書莫

詳詳西域實權與司馬氏然司馬氏實未身涉其地而詢諸其人也徒以漢武勤遠使張騫輩特路鑿空繼以貳師興師一狼千羊所得不償所失遷之所記出於傳聞夫魯魚亥豕以華言尙不能無訛而况語音殊衣服異嗜好不同之絕域哉其不能無訛不待獨照而龜卜矣今我師平西域伊犁之地屯牧者我人回部之城蕃宣者我臣且國語切音實能盡各部轉韻曲折之妙是則傳萬里幅輳之悉正千古記載之外實惟此時漢唐以前無論卽如朔漠方畧所載初征噶爾丹時有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持者來降稱其地爲葉爾欽哈斯噶爾後盡歸準噶爾我之使臣不過至伊犁而止不能至回部諸城也乙亥興師以來執訊獲醜屢詢其人稱爲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今則二城之人住京師者有之細詢其音乃定爲葉爾羌喀什噶爾蓋回語謂地爲葉爾寬爲羌謂各色爲喀什謂磚房爲噶爾合而言之則葉爾羌者地寬也喀什噶爾者各色磚房也其他類此皆有名義然彼地自隆古以來其名其

義未之或易徒以阻隔幅隕不通音問遂至屢易文而始得其正夫以國語近各部之轉韻而一譯漢音必待再三詳考始能無訛則史遷之不免闕漏益不待燭照而龜卜矣茲爲方畧之書恐分纂之人無所取裁濫觴者毫釐之差承流者且致千里之謬因取各部山川疆域部落姓氏命軍機諸臣詳考確證歸於一是如提要凡例之作而敍其概如右自是之後統以新證之名爲指南云爾

高宗純皇帝準噶爾全部紀略

自古無不誌外夷而實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豕亥其堪信者鮮矣茲者平定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駐將軍鎮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無紀故就親詢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畧纂敍也準噶爾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都爾伯特後土爾扈特竄歸俄

羅斯故別渾特爲一部仍稱四衛拉特云衛拉特明史稱爲瓦剌其音頗近史所載脫歡太史蓋其始祖元亡而其強臣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者卽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爲釜今準人語釜爲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歡逮孛汗其世次不可考孛汗背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剌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三世而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刺是爲策妄阿拉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二人五曰僧格策妄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反俗爲汗於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旣殺兄僧格子次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遠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多倫者漢語爲七努庫爾者漢語謂友蓋患難相共所謂世臣並赦其子七死云及噶爾丹爲我兵敗策妄始還和博克薩里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並縛噶爾丹子獻闕下遂

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噶爾丹策凌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其庶兄喇嘛達爾扎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之計篡奪其位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之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凌敦多卜之孫於策妄爲再從姪孫其小策凌敦多卜則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曾孫其去策妄世派蓋已遠矣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收所屬人衆併入準噶爾鄂拓克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忒地卽願實汗之裔也子二人一名麥丹一名索爾札丹袞由唐古忒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爲妻後策妄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爾查達術圖收也以兩釜夾丹袞身烙死遂令大策凌敦多卜領兵六千襲西藏擒殺拉藏並虜伊子索爾札我

聖祖仁皇帝勅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繹騷唐古忒地並發大兵進剿於是大策凌敦多卜攜索爾札逃回厄魯特藏地復平迨雍

正年間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凌復與唐古忒和好給索爾札戶十資養並以博托洛克與韋徵和碩齊爲妻其在丹宸處所生子班珠爾給戶五資養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產適韋徵和碩齊後乃生一子是曰阿睦爾撒納故阿睦爾撒納雖爲輝特台吉實與班珠爾丹宸之子噶爾丹策凌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恐索爾札之子納哈查逃往唐古忒將伊禁錮至達瓦齊篡立始將納哈查釋放又和碩特羅布藏車凌者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達什色布騰爲妻噶爾丹策凌時因羅布藏車凌率領伊屬萬戶欲往土爾扈特遂遣兵擒獲羅布藏車凌囚之以其妻給韋徵和碩齊二子交烏魯特鄂拓克宰桑伍巴什安置至青海居住之羅布藏丹津於策妄阿拉布坦時逃至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死後羅布藏車凌羅布藏丹津二人謀殺噶爾丹策凌嗣因羅布藏丹津被拘羅布藏車凌恐亦被囚遂欲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間我

世宗憲皇帝索羅布藏丹津噶爾丹策凌稱已縛送至中途聞進
兵而止者非詐也蓋彼業經被繫之囚故不斬鋼而且欲以爲奇
貨也噶爾丹策凌於丑年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年幼其姊鄂
蘭巴雅爾同母出也每以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
札爾年幼既長遂不受其禁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效俄羅斯自
立爲扣肯汗

扣肯汗者女
人字國事也

遂將鄂蘭巴雅爾拘繫並殺戮多宰桑其後

屠狗盜妻之事無所不爲益無忌憚鄂蘭巴雅之夫薩音伯勒克
遂同噶爾丹策凌庶子喇嘛達爾札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
喇嘛達爾札遂篡汗位有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達什者阿睦爾
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爲汗後被喇嘛達爾札知覺遂
殺策旺什達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二人慫恿達瓦齊云喇嘛達爾
札既將與爾同讐之達什達瓦

小波達教
多卜之十

殺戮恐禍將及爾於是達瓦

爾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逃哈薩克至申年達瓦齊阿睦爾
撒納班珠爾復回舊游牧處阿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據

其衆復與伊犁喇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札立達瓦齊爲汗其次卽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納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一萬至伊犁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舊游牧額米爾處與阿睦爾撒納會因阿睦爾撒納計誘執訥默庫濟爾噶爾誅之準噶爾衆仍立達瓦齊爲汗達瓦齊聽伊犁衆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納本垂涎汗位旣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都爾伯特訥默庫等會同哈薩克將爾米爾一帶住牧者肆行擄掠且耕種額爾齊斯爲自固計達瓦齊凡三遣兵剿阿睦爾撒納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睦爾撒納游牧之額爾齊斯暨之阿睦爾撒納勢不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者鄂拓克爲其汗之部屬昂吉爲各台吉之戶下舊鄂托克凡十有二烏魯特有四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喀拉心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額騰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桑人六千

戶爲一鄂拓克卓托魯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巴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共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鄂畢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鄂羅岱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多果魯特有一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霍爾博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卓和爾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其後復立鄂拓克十有二巴爾達木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庫圖齊納爾有五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噶爾雜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沙拉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嗎唬斯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努特有一宰桑人二千戶圖古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烏拉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爾圖沁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札哈沁有三宰桑人二千戶包沁有三宰桑人一千戶爲一鄂拓克奇爾吉斯有四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

四千戶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烏爾罕濟蘭有一宰桑人八百戶爲一鄂拓克明阿特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戶資嗎里木集賽杜爾把集賽推素隆集賽伊克明拉爾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其後復立集賽四溫都孫集賽善技領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桑堆集賽品陳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戶此九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共六十二宰桑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有其汗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昂吉爲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羅斯部之達瓦齊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爾藏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昂吉鄂齊爾伍巴什一昂吉都爾伯特之策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伯什阿哈什一昂吉和碩特之沙克都爾曼濟一昂吉輝特之塔爾巴哈沁薩音伯勒克一昂吉和通

額默根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葉克明安巴
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昂吉察圖克
阿睦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台吉諾海奇齊克一昂吉土爾扈
特台吉巴圖爾伍巴什一昂吉吞都布一昂吉共二十一向於西
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爲其汗公屬者蓋考之而未詳茲始詳詢縷
細如右各台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無不聽其汗之令則
初所譯者亦未爲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賽及
台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成一部落者百
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吾於紀準噶爾
之事益見其不爽賈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雖夷狄之
有君豈能外是哉

高宗純皇帝鐵章記

鐵章一錯以金方得寸有十分寸之五博得十分寸之二柄以木
方如之博得十分寸之五稍豐其上刻若井藻又櫛以窮刻若華

表柱之首其長二寸通章之博高二寸有十分寸之七藥上穿好綬約之綬之窮爲蕃錦囊覆垂章上不可離藏以髹盪其文曰厄爾德尼卓里克圖洪台吉之章華語所謂寶權大慶王也蓋自策妄阿拉布坦時乞自達賴喇嘛用梵書刻印錫予以準噶爾傳世之器今年夏旣平準夷遂獲此章譯致典屬予旣訝鏤鐫君長亦有世守法物也又憫達瓦齊不得辭毀櫝之愆若夫成盈知懼固不在區區抑堦之物矣作鐵章記

高宗純皇帝平定回部勒銘伊西庫爾淖爾碑文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勲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勦劬宵旰連籌狎至實未敢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賦慰

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爾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勩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纆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逃脫突而喙息也先是噶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擣堅桓桓之士直驅虎豹而逐狸兔纏頭碩鼻者流皆悻悻踉踉見卽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擢重輜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卒歲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爲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羌之碑辭不復綴也特記耆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高宗純皇帝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服謂之歸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攜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爲外圍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槩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

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爲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

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要領令侍讀圖麗琛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爲迂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卽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

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
部投中國與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啟行由額濟勒
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
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歸來之
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
烏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有舍楞其
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唐喀祿於四月間抵伊犁時俄軍大掠和碩齊生兵迫捕唐
喀祿並其弟唐喀琳許而疑其詐欲外遣舍楞和碩齊云云之無益不若招之使降且唐喀琳欲入與且唐喀琳
為該處之知府曾與俄兵威不取動移兵機存進退之計唐喀琳信其言從數人往既至和碩齊解去唐喀琳
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古

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為之少惑而略為備焉然熟計舍楞
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
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
詭計之伏什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汎設偵
籌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掄其應入覲

者由驛而來朕卽命隨園觀獵且於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晏賚策凌等之後遂以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茲凡屬蒙古之族無不聞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券閱後成愜

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

神恩益凜

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念茲在茲遑敢自詡爲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爲不宜受俄羅斯叛臣慮啟邊釁蓋舍楞卽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既來歸卽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乏食之人既至近界毆之使去彼不刦掠畜牧將何以生雖有壁堅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城而諸色人皆賴耕牧爲活是

壁不易堅而野亦不易清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爲况體

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粟力爲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

土爾其國特設遠使領事

備自存國命野餉等分曉得地安堂仍調連牛生喝食以資養靈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